

艺苑杂谈

影视翻拍：
要把匠心“装”进旧瓶

徐晗溪

近日,新版《流星花园》一经播出,关注度与批评声齐飞,豆瓣评分仅3分。这种看似利用“经典IP”的机和巧,却如“啃老族”消耗前人留下的财富,赢了关注度,却输了观众的好感度。

纵观近年来翻拍剧的成绩单,影视剧翻拍似乎陷入这样一个怪圈:一边是市场反馈不理想,一边却是翻拍者乐此不疲,让人不禁要问,影视翻拍为什么层出不穷?旧瓶装新酒怎样才能装出新意?

经典有永恒的魅力。1987年版的《倩女幽魂》、电影《智取威虎山》,2003年版《倚天屠龙记》全都翻拍自老剧,这样的翻拍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然而近年来,大多数影视剧翻拍作品却被观众嗤之以鼻,市场口碑双赢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尽管如此,仍不断有人前赴后继。今年以来就有《金粉世家》《流星花园》《泡沫之夏》《半生缘》《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十几部老剧,不是已经被翻拍,就是走在被翻拍的路上。

经典影视作品的改编在影视生产中十分盛行,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经典影视作品的群众基础好,自带流量,在文化消费市场上不愁有观众,有好的市场回报。影视作品改编或者翻拍本来就是市场生产,自然要考虑作品本身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的。比如,徐克的《智取威虎山》的票房口碑都好,但也有《深夜食堂》之类改垮了的作品。究其本质,改编的影视作品其实是再度创作,哪些改哪些不改,需要创作者对当下社会的语境和观众的口味进行衡量和把握。

高水准的影视翻拍作品,不

仅能够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引发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共鸣,而且可以通过赋予传统经典新的时代内涵,在给大家全新审美体验的同时,使之保持蓬勃的艺术生命力。反之,因缺新意、少突破等问题,翻拍也会遭遇市场反映冷淡的尴尬,很难达成观众的欣赏预期,口碑和市场不佳,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经典之所以能称之为经典,是因为它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人文价值。然而时代在进步,影视拍摄的技术也在进步。通过改编经典,可以让新一代观众走进经典作品,让新的技术重新阐释经典。影视作品改编肯定对传统经典有益处,关键在于作品能否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切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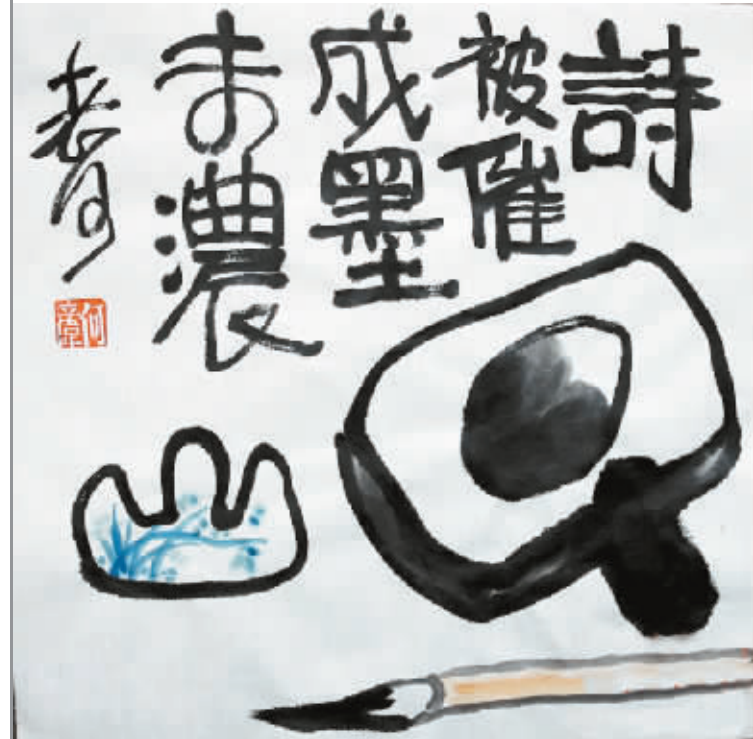
翻拍经典影视作品就像是用旧瓶装新酒,是装佳酿还是装“浊酒”,这很关键。翻拍经典的确可以减少创作和发行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但归根结底,超越才是翻拍经典的“标配”,翻拍经典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创作精神。有些影视人比较浮躁,制不出佳酿,就希望利用旧瓶装“浊酒”,根本无心锤炼剧集,因此再多的资金投入、再大牌的演员也只能拍出平庸之作,最终导致观众对这样的翻拍剧不买账。翻拍经典的目的是为了传承经典,而不是为了投机取巧。

旧瓶装新酒也需要走心,在视觉和质感上推陈出新,给观众带去更加精良的观剧体验。翻拍不是机械复制,而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创作者应在深入领会原作精髓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进行创造性提升甚至再生。另一方面,翻拍应具有当代性,应融入特定的人文情感、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

影视翻拍,要把匠心“装”进旧瓶。

戏墨拾趣

砚台诗话



何立伟

古人所谓“文房四宝”,通指笔墨纸砚。古人,尤其是古文人,读读写写,对文房四宝可谓须臾不可离。四宝中,前三宝皆便宜轻贱,贵则贵在砚台。中国有四大名砚,为洮州洮河砚、肇庆端砚、歙县歙砚及泗水鲁拓澄泥砚。

文房四宝中,古人留诗最多的,大约是砚台。岑参有句:“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白居易是:“来添砚中水,去吸岩底泉。”柳永词曰:“蛩响幽窗,鼠窺寒砚,一点银针闲照。”黄庭坚则云:“林下猿垂窥潦涧,岩前鹿卧看归帆。”……可见磨墨的功用之外,好砚亦可惹诗兴。

念小学时有毛笔字课,但

我们用的是铜墨盒,盒里有絮,积了墨,毛笔舔舔即可写字,几乎没有用人用砚。故我对砚台一直无感觉,不明觉厉。忽然我在快满甲子时兴起,想拿毛笔来写字画画,遂郑重地开始用砚台了。生疏,但是亲切。一家伙跌回少年。不过如今用墨早已不是研磨了,用现成的“一得阁”,咕咚咕咚倒入砚池。李商隐云:“书被摧成墨未浓”。又李可染先生说他一边慢慢磨墨一边慢慢构想,墨浓了,一幅画的构图亦就在脑子里大致形成了。这样的令人神往的体会,同妙思奔涌的意外,我可是连门都没摸过。

我亦买过两方砚,又有友人送我两方,如果我要给文房取个名,可否叫四砚堂?当然是迂得可以。一灿耳。

艺林风景

一位登上世界舞台的著名音乐家。

中场休息后,新的一幕拉开,舞台上的贺绿汀也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为左翼电影创作配乐的佳作迭出,如《四季歌》《天涯歌女》等作品,始终坚持为人民而歌唱,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毅然决然告别妻儿和温馨的家,组织并率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抗战前线。我们在歌剧《贺绿汀》中,见着了当年战斗着的贺绿汀,一个舍生取义、英勇刚毅的音乐家战士。他亲历八路军、新四军克敌制胜的游击战,一颗颗准确射向敌人的子弹,全化作了音乐家笔下的一串串音符。在防空袭低矮的煤窑中,他一口气呵成,写出了昂扬奔放的《游击队歌》。在激越的歌声中,英勇的游击队员们高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士气高昂地奔向战场,排山倒海地奋勇杀敌。

歌剧《贺绿汀》还表现了音乐人和领袖人物的革命情谊。作为新四军鲁艺分部教授的贺绿汀,目睹与自己结下战友友谊的邱东平在反扫荡战斗中为掩护鲁艺师生壮烈牺牲。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对《游击队歌》评价甚高,时刻牵挂着贺绿汀的安危,希望他去延安鲁艺本部与家人团聚。但他坚守鲁艺前线的课堂,高举左翼文艺的刀枪,作为音乐家战士战斗在前方。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几十年如一日,为弘扬与振兴民族音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全剧共六幕外加尾声,忠实于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的革命生涯,歌剧的总基调源于贺绿汀音乐根植于民众、复兴于民族、雅俗相融、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剧情取舍裁量,唱词语感文风、旋律处理等则兼用中西之法,构成了新的独具特色的中国风。“湖南花鼓”“岭南丝竹”“洋场小调”“苏北民歌”等都有穿插,体现了他在革命生涯中广纳博采,不断吸收民间音乐营养所形成的独特风格。这部歌剧雄浑壮丽,昂扬向上,激人奋进。表现贺绿汀在国难当头之时,以音乐唤起民众救亡图存、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地追求光明与正义,激扬中华民族站起来、强起来的战斗拼搏精神,具有史诗般的强烈震撼力。

《贺绿汀》回故乡

求复兴的征程。在这一时期,他收获了革命生涯中的两颗璀璨果实:在上海一家简陋的亭子间,他与姜瑞芝喜结连理;1934年创作了蜚声中外的中国第一首钢琴作品《牧童短笛》,荣获钢琴作品比赛头奖,至今仍是各国钢琴家演奏的常备名曲之一。

剧中特别展现了《牧童短笛》的风韵,欢快轻松地跳跃着淌过我的心田。顿时,我眼前闪亮着的图景,是骑在家乡水牛背上的牧童,吹着就地取材的自制短笛,在祥和秀美的山川之间悠然徜徉,自由自在地享受着朗朗乾坤的清新与安宁。这首“和平之歌”强烈表达了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心声,强烈倾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向往。这种一片祥和的景象与当时日寇铁蹄践踏大好河山,血腥屠杀我善良人民的侵略行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更加激起人们对侵略战争的憎恶和对家民族的深重忧患,由此也激发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奋起抗战的拼死勇毅与决胜信心!贺绿汀亦因《牧童短笛》成为中国第

一

艺路跋涉

钟情“花灯”一辈子

刘娟丽

“为了唱戏,我放弃了很多外出工作的机会。”阳光明媚初夏午后,八旬老人廖由生叹了一口气,笑着对记者说。钟情“花灯”一辈子,直到2010年,老人被评为省级非遗项目嘉禾花灯戏的代表性传承人后,每年才有了几千元的补助。国家能补助他这样的艺人,老人觉得很知足。

廖由生1937年出生于嘉禾县坦坪乡石富冲村,他上面有8个哥哥姐姐,在旧社会都先后夭折了。“我九兄弟姊妹只剩下我一个,父母快50岁才生下我,他们怕我再有个三长两短,因此给我取名‘牛生’,希望我像牛犊子那么强健。”1949年廖牛生高小毕业,只读了一年初中就休学了。“因为我父母舍不得我,不希望我去外面读书,而且那时我就想去学戏。1950年我开始学祁剧,学了一年多后就改学花灯了。开始从宁远请来一位师父教,学了两三个月,又去县里、地区参加培训。我的师父比较多,主要有胡土仙等前辈老艺人,反正我到处去请教,加上我打心里喜欢,经常自学,学得很快。”

在那个文化生活单调、娱乐节目奇缺的年代,嘉禾花灯戏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欢乐,广受欢迎。但那时的民间艺人生活在底层,收入有限,并不是一项受人追捧的好职业。因此,牛生的父母总劝他要找一份稳定工作。1953年,16岁的牛生招工到嘉禾广发信用社当会计,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由生”,“我嫌原来那个名字不好”。可他只工作了两年就回来唱戏了,理由是上班唱戏不自由。他回家乡后,先后在村里当过生产队长、会计。“1953年,我本来有去郴州师范读书的机会,后来单位上也想派我

去湖南会计函授学校学习,我都没去。花灯戏让我不能离开。”老人说。

“嘉禾花灯”是嘉禾民间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是湘南五大剧种(湘昆、湘剧、祁剧、花鼓戏、花灯戏)之一,历史悠久,剧目、曲目丰富。它源自民间歌舞,至清代形成完整的民间戏曲艺术。传统花灯戏有剧本130多个,曲目200余首。“那时花灯很流行,到处请我们去演戏,包括去临武、蓝山演。方圆十多公里内的人都认识我,很多人看到我就模仿我的样子唱戏,喊我‘刘海’,因为我多次扮演《刘海砍樵》中的刘海,这个名字现在还有人在叫呢!”老人笑道,“我不仅演小生,各种角色都会演,而且从演员到导演、乐师、编排都会。那时我们的戏班子有常在人员十六七个,不仅在县里演,地区、省里的大剧院我都上过台。我们到省里会演,在湖南大剧院,我们表演的《刘海砍樵》《打鸟》《毛师傅打铁》还获了奖呢!”

老人最擅长的乐器就是打鼓、敲梆子,在嘉禾一带无人能比。“有熟悉的村民听出是我的鼓声,就马上放很长的鞭炮来欢迎我。”说着,老人拿出了鼓和梆子,表演给我们看。“咚咚”的鼓响起,让人感觉老人就像一位将军,在指挥着自己的军队。

上个世纪80年代后,廖由生年纪渐大,逐渐退出了舞台,主要从事后台乐队工作和教授学徒。1989年,他被湖南省曲家协会评为“优秀民间艺人”。

老人现在的小戏班子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没有年轻人愿意学啊!”老人说着,还慢慢爬到楼上,拿了儿套老戏服下来。“这么好的戏服,很多年没人穿了,多可惜!”老人一件件展示给我们看,并先后穿上两件小生的戏服,看着老人挥舞长袖的样子,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出精彩的花灯戏正在上演……



廖由生为来访者表演花灯。



原创歌剧《贺绿汀》在邵阳演出。

张富泉

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15周年之际,上海音乐学院原创《贺绿汀》大型歌剧,饱含着艺人寻访著名音乐家故居的情怀,来到贺绿汀的故乡——湖南邵东和邵阳。我作为音乐人贺绿汀和蔡锷将军临村的“九龙岭人”,自小就受到二位伟人精神的熏陶,这次也会同一批老同志自长沙赶回老家,同家乡人一道连看了邵东、邵阳两场精彩演出。赶赴了一场文化盛宴,感受到了满满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正能量。

歌剧《贺绿汀》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为背景。在“再造共和”的将军蔡锷的故乡邵阳宝庆,激愤的民众纷纷拥上街头游行示威,一位叫姜瑞芝的富家小姐女扮男装,正表演着反帝反封建的话剧,恰与手握小提琴的青年贺绿汀奇遇。这时,反动军警冲散了游行观剧的队伍,混乱中姜瑞芝失落了女扮男装的礼帽,贺绿汀拾起了她的礼帽,也收获了志同道合、终身相守的爱情。在激昂、婉转、舒缓动听的音乐声中,他将心爱的小提琴托付给心爱的人儿,唱道:“我是音乐的战士,至善至美激励我斗志……音乐的人生,为人民歌唱。”

接下来的一幕,表现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下,贺绿汀被迫转移南下至广东,投身海陆丰红色根据地并参加广州起义。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他写下了中国第一首革命战歌《暴动歌》,并与革命文学家邱东平等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党组织关怀支持下,他辗转来到上海考入当时的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开启了用音乐为人民求解放、为民族



艺苑撷英

溢彩流光
别具魅力
——姜坤写意画欣赏

廖凡

姜坤长期深入湘黔山寨体验生活,潜心创作。他笔下的吊脚楼、山寨女、水墨人体,以独有的艺术韵致和文化品格令人耳目一新。意足,味浓,韵长,是姜坤水墨人物画的美学特点。在他笔下,琐碎的木柱、木板、栅栏被高度概括,凸现出多层次的生命意味,从而转化成艺术旨趣的弹性和张力。这种高蹈流俗的主体精神,使姜坤笔下的艺术世界溢彩流光,别具魅力,成为湖湘画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姜坤的作品更多地表现普通的日常生活,不论是吊脚楼中的苗家女子,铁铸般赤裸着身子的老人,都让人感受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情趣。《渔家女》画的是一位渔家姑娘对着湖水若有所思的情景,让人感到了一种人与自然相映、相融的美。姜坤的画,更多地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美,他的每一幅画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活力。

姜坤的水墨和色彩仿佛经过高原阳光的无数次蒸馏而变得特别清透和洁净,因而画面总能呈现出如雨后青山一样的明丽和清朗。加上非常娴熟的笔法和十分精到的彩墨表现吊脚楼、侗家女、蓝天、白云、扁舟、草地和流水,无不让人感受到青山卷白云、绿水泛清波的高洁之美。

姜坤,湖南邵阳人,生于1940年,196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现任职于湖南书画研究院,一级美术师。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代表作有《洞庭》《南岳》《泥木工人大世界》《毛主席27年回韶山》《人神世界》《战地黄花》《涉江漫记》等。出版有《国画人体艺术》《名山画稿》《姜坤作品集》等。